



虾蟆屯火车站售票员、敌伪山东煤矿坊子产销公司过磅员，李克谦伪装身份，根据工作需要不断调整岗位，他学会日语，学会打牌，与敌人在不同的场合周旋；他坚定信念，坚守初心，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。

# 苦学日语敌营中探情报

## 考进虾蟆屯火车站 当售票员收集情报

1926年3月，李克谦出生在后张路院村，他从记事起就生活在白色恐怖中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十五六岁的李克谦跟随父亲开始做地下情报工作，帮助父亲传递、誊写情报，逐渐成长为我党的地下情报员。

1940年春天，李克谦到坊子铁路机务段报考，被虾蟆屯火车站录用为售票员。虾蟆屯站是胶济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，在坊子站东北约9公里处，小站20余名工作人员，李克谦年龄最小，中国职工喊他“小售票员”，站长是日本人野口，偶尔也喊他“小孩”。正所谓有志不在年少，这“小孩”年龄小志向大，他心想：“别看我小，你这老鬼子等着瞧吧。”

李克谦上班前几天，父亲叮嘱他，到了站上好好干，尽快取得日本站长的信任，“如果有人问你大哥在哪里，就说他曾在济南的齐鲁铁工厂学徒，七七事变后，省长韩复榘把工厂的技术工人编到汽车修理队去了，家里人并不知道大哥现在在哪里。”父亲说，“重要的是你要利用在站上的有利条件，留神来往日军军车的车号、去向、次数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回家告诉我。”

李克谦并不知道父亲在为共产党收集情报，更不清楚父亲的情报员身份，只是单纯地遵从父命，但他从父亲的话语中，觉察到此事的重要性，感到自己肩上的分量，“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一定要干好。”他在心里默默记住父亲的嘱托。

1941年夏天，日本站长野口强迫车站职工学习日语。李克谦很反感，回家问父亲怎么办，李彩楹告诉他要认真学，说学会了日语将来会有用的。李克谦领会到父亲的用意，在完成售票工作、收集情报之余，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日语，成绩名列全站前茅，这为后来打入日伪军中搞情报打下基础。

在虾蟆屯站工作两年间，李克谦日复一日、风里来雨里去，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忠于职守，有条不紊地办理售票业务，每天一听到过往军车的轰鸣声，他要么不经意地透过售票窗口，观察车号、去向，要么就走出票房到站台“逛逛”，把看到的暗暗记在心里，下班回家向父亲汇报，父亲再把这些情报通过东曹庄党的地下交通员送出去。



李克谦



坊子煤矿。

## 假装“胡混”半年多 赢得日伪信任

坊子煤矿是坊子的经济中心，设在这里的敌伪山东煤矿坊子产销公司，不仅是掠夺煤炭资源的业务机构，还指挥着坊子一带敌伪武装同中国军队作战的军事行动。

1942年春天，按照我党地下情报工作的需要，李彩楹在坊子产销公司为李克谦谋到一个过磅员的差事。公司总会计陈天贵是李克谦的表哥，在表哥的保护下，李克谦可

以擅离岗位，有意识地与日军翻译、警察所长、巡官等日伪敌特人员混在一起。为取得这些人的信任，李克谦像“混混”小青年一样，一改过去的稳重，经常自己花钱请他们喝酒打牌，猜拳行令，吃喝说笑，请敌人到自己家“做客”，他也被邀请到敌人那里。

其间，李克谦痛苦而纠结，精神上受着严峻考验。明明眼前是万

恶的敌人，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们，表面上却要笑脸相迎、溜须拍马；他一方面要跟敌人一起“鬼混”，一方面又要坚定情报员的立场，保持内心忠诚，绝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。

他跟父亲坦露这种痛苦，父亲说：“做得好，要继续坚持下去。”在父亲的鼓励下，他坚持了下来。经过半年多的“胡混”，李克谦终于取得他们的信任。

## 牌桌上轻易得情报 党组织免遭破坏

“胡混”，打牌是少不了的项目，也就是在那时，李克谦学会了一手好牌技。

1942年秋的一个晚上，李克谦在国民党坊子警察所警员方若鸾家，同驻坊子日军的翻译赵诚、潍县丸桥部队的翻译邵乃康打牌。10点多钟，邵乃康被传令兵叫走，回来时，赵诚问邵乃康有什么事。邵乃康毫无戒备地说：“潍县、坊子、岙山、高密的日本鬼子组成联合讨伐队，向铁路两侧讨伐，明天

上午准备，下午出发。所长要准备好二百个民工，一起行动。”

在牌桌上无意获取这一重要情报，李克谦又喜又惊又急。喜的是没费多大力气，惊的是敌人的行动关系着潍南县委的生死存亡，急的是时间紧，必须尽快把情报传递出去。

打牌在次日凌晨结束，天已泛起鱼肚白，李克谦立马佯装骑着自行车兜风，火速赶回后张路院村家中，向父亲汇报。一家人经过周密考虑，确定由李克谦的母亲李之梅

立即拿着礼物，以走亲戚为名，先到东黄门庄李克谦的三姨家，找个小孩子去东曹庄，把我党的地下交通员马相坤（也写作马相昆）叫到黄门庄村外，李之梅把藏在鞋里的情报交给他。马相坤一路急行，火速把情报送到潍南县委。

在敌人联合讨伐队出发之前，得到情报的潍南县委、潍北县委已经有计划地进行了隐蔽和疏散，终使敌人的围剿计划归于破产，我党组织免遭破坏。